

女儿上初二时,小雅发现丈夫卫风感情出轨。以她的自尊和性格,绝不能容忍这种事情。春天的一个夜晚,小雅在公园连椅上独坐了四个小时,回家后拟了一份离婚协议,第二天早晨,在女儿上学后,将其递给老公。老公只看了标题,便抬起头有些惊惧地说:“这是要向外推我?我犯错了,你拉我一把不行吗?我没走多远,而且这不回来了?”“我向外推你?”小雅冷笑一声,“卫风,要脸吗?是你自己要出去的。要不是人家老公发现了,找到我,羞辱你,你能这么快回来?这时候让我拉你,忘了怎么对我的了?”“反正我不离婚!”丢下这句话,卫风转身去上班了。

整整一上午,小雅坐在床边,任由泪水滴落在手中端着的结婚照上。她想不明白卫风何以如此待她。

两人恋爱时,因卫家条件不好,出于对小雅未来生活的担忧,家人提出过异议。但由于小雅的坚定和坚持,家人就没再干涉。婚后,小雅及家人很注意不露痕迹地维护卫风的自尊心,特别是小雅,在两人的磨合期里,因成长环境、生活习惯不同而产生

生摩擦时,一些可能伤害男人尊严的话,她从来不说。有了女儿后,卫风身体不好,不能帮着带孩子,小雅妈妈便毫无怨言地承担起照顾外孙女的重任。当很多男方下班后为家务事忙乱时,卫风则在贤惠的丈母娘和妻子的照顾下,不用采购、做饭,不用洗衣服、看孩子,过着饭来张口、衣来伸手的日子。不仅如此,对卫风父母的赡养,逢年过节回去探亲等大事小情,全在小雅的掌控、安排中。家里家外,一切都被打理得稳妥周到,有条不紊。卫风的朋友都说他这辈子修来的福,找到小雅这样知书达理、温柔贤惠、美丽大方的老婆。

然而,小雅几近完美的表现换来的却是丈夫对爱情、婚姻的背叛。悲愤交加的她,从相框中取下结婚照,含着泪水将其撕成碎片。

决心已定的小雅正考虑该如何向孩子交待,一天放学回来,女儿却对她讲起班里有男生因父母离婚而自残的事。小雅听后一激灵,说:“怎么能这样伤

没有距离的美,容易让人疲倦

害自己呢?父母离婚也是不得已,但他们依然会爱孩子。”她顿了顿,看了一眼正在低头吃饭的女儿,“宝贝儿,如果你是他,你会怎么做?”“我就离家出走,让你们再也找不着我。”小雅本想借机试探一下女儿的态度,没料到女儿竟然想都没想顺口给出这样一个回答,小雅心里一惊。一旁的卫风则赶紧跟上女儿的话:“闺女,放心,爸爸妈妈是绝对不会离婚的,不会给你制造离家出走的机会!”说这话时,卫风没看小雅,但他的眉梢眼角分明显出几分怯怯的得意。小雅听出了他的言外之意,也看到了他没有掩饰住的几许欣喜之情。

小雅犹豫了,为了孩子,她决定一切都等女儿中考完再说。在接下来一年多的时间里,卫风努力好好表现,尽管小雅对他的各种殷勤不以为然、不为所动,但他没有怨言。

中考结束,在朋友的家庭聚餐上,卫风喝大了。回家时,他坐在车上不下来,说想聊天。但两人坐在车里半天都不说话,正当

小雅要问“聊什么”时,却听到了卫风的抽泣声。“小雅,我知道你是为了孩子没再提离婚……”卫风的声音很低沉,时断时续:“现在中考结束了……我害怕你再提,我不想离婚……小雅,对不起,是我的错,是我一时鬼迷心窍……是我生在福中不知福……以后咱好好过,不离婚好吗?”小雅从来没见过卫风这样哭过,不知是因为感动,还是因为心疼,她也泪流满面。“你喝多了,先回家睡觉。”她捧着卫风下车上楼,卫风则紧紧依偎着小雅,嘴里不断念叨着“不离……不能离呀”。

秋日的一个周末,小雅做了一桌好吃的,吃饭快结束时,她向父女俩宣布了一个决定:她要去外地学习三个月。正在品味甜点的父女俩一听,同时“啊”着,表情惊讶地望向小雅。“三个月?”女儿说。“为什么?”卫风问。小雅明白,卫风的“为什么”里包含很多内容:为什么要外出学习?为什么这么长时间?为什么这么突然,事先不和他商量?卫

风自然不明白这是小雅深思熟虑后做出的决定。

卫风出轨事件后,小雅也在深深反思。客观地说卫风不是一个品行恶劣的人,她也没有违反妻德、母职的行为,可卫风为什么会成了“迷途的羔羊”?直到有一天,她读了一篇关于“距离产生美”的文章,才慢慢体悟到问题的症结。

审美距离包括时间距离、空间距离、情感距离和心理距离。距离是审美的前提,距离的丧失意味着美感的消失。审美主体“零距离”时,无法产生审美情趣,美也就不存在了。婚后十几年,小雅自以为把老公、孩子照顾得无微不至,把婚姻家庭经营得和谐美满,但她偏偏没有给自己留出腾挪的空间,没有给卫风留出情感比较、心理起伏和时空审视的距离。久而久之,他对习以为常的幸福产生疲劳,对司空见惯的美好产生厌倦,如果此时恰逢新鲜之美的引诱,“失守”便极易发生。

所以,当单位有公派出学习的任务时,她不再像以前那样为照顾家庭而推辞。她想在以后的生活中,多给他们爷俩留出一些“审美距离”。

操碎的心为何被扔在地上

□张冷

央视一套热播的电视剧《熟年》代入感很强,与女主张春梅有过类似经历的女性,纷纷为其鸣不平。的确,张春梅为倪家操碎了心,即使离婚了,仍将患阿尔茨海默病的婆婆留在身边照顾。但是,这个倪家的大管家,又得到了什么?因不能随便出门,婆婆向她呐喊:“把快乐还给我!”即使因经常旷课被学校劝退也要玩乐队的儿子,朝她怒吼:“你太负责任了,太操心了,什么都要管。你凭什么想掌控每一个人?”相约“陪你走到天荒地老”的丈夫冲她咆哮:“你是不是在睡觉时都想控制我啊?够了,张春梅,我不要过这样的日子,你放过我行不行?”对家庭责任心强有错吗?悉心关爱亲人有错吗?张春梅的心就如同她摔向地面的碗盘,毫不尊严地碎了一地。那一刻她怎么也想不明白,这都是为什么?



那天晚上,英子辗转反侧,难以入眠。她越想越冤,为了能让儿子接受好的教育,从他上小学开始,她就求爷爷告奶奶托关系为他择校。学校定好了,她又为孩子方便上下学,并能得到更好的照顾,寻租学区房。小学如此,初中如此,高中还如此。这么些年,她没买过几件新衣服,没用过好的护肤品,夫妻俩工资近乎一半都交了房租。可儿子高中读了不到一年,就闹着退学。

“你这跟烙饼似的,还让人不睡了?”老公韩伟一翻身坐起来,“什么事都等到天亮再说,你这样翻腾能解决问题?”

“我就是觉得冤。这些年咱俩省吃俭用,可没缺他什么!一家人,他穿得最好,吃得最好,干活最少,就是想让他一心一意好好学习。这可好,说不上就不上了,这么多咱白付出了?我找谁说理去?”

“我早就说过,给他的爱太

多不是好事,可你不听啊?你说给自己孩子的爱哪有嫌多的?你看怎么样?他领你的情,认你的好吗?这都惯成啥样了?朝咱俩嚎。今晚上要不是你拉着我,我的巴掌早扇过去了。”

志鹏上高中后,经常和几个没考上高中的初中同学联系。那几人浑浑噩噩“晃”了半年多,准备去外地打工。恰逢志鹏第一学期考试成绩不佳,对未来考大学没有信心,再加上他们几个撺掇,他想既然早晚都得出去打工,不如现在就走,免得被家长、学校逼着整日学习而心烦。于是他向父母提出退学外出打工的要求,遭到严词拒绝后,便大发脾气,最后撂下一句“这学我肯定不上了,我受够你们的控制了”,便转身而去。

“这次你能不能听我的?”韩伟睡意全无,“咱就随他愿,让他

没有边界的爱,容易让人腻烦

出去打工,让他尝尝生活的真正滋味。”“说什么呢?学不上了?不考大学了?再说他出去能干啥呀?他能吃得外面的苦?”“你怎么还不明白?现在逼他上学,他能好好上?能考上大学吗?你不让他出去吃点苦,他怎么知道在家里的好?你看他今晚那个熊样,咱们爱他还爱出仇来了。你听我一次,我敢保证,他在外面坚持不了三个月。”

第二天早晨,韩伟敲了敲儿子房间的门,说:“我们同意你退学外出打工,我这就去学校给你办退学手续。”

韩伟的确去学校了,但他办的不是退学手续,而是休学手续。他和班主任说了自己的想法,希望老师能配合他。

志鹏一行去了青岛。几天下来,因为年龄小,又没有任何技术,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,最后

只能做日结工。日结工的活儿没有轻快的,几乎都跟出苦力似的。一个月下来,志鹏累得头晕目眩,全身像散了架,有几次甚至被重物压得眼冒金星。他终于明白“混”生活的不易,终于明白父母的血汗钱是怎么来的,终于明白在家里被父母关爱、在学校安心读书是多么幸福、快乐的事情。但出于自尊心的需要,他想咬牙干下去,直到不慎摔倒受伤没法继续干活,物质和精神上都“弹尽粮绝”的他,在偷偷哭过之后,给妈妈打了电话,称自己因为受伤没法继续干活,想回家养伤。

回家后的志鹏比过去沉静、安稳了许多。看着又黑又瘦的儿子,韩伟没像妻子那样心疼抹眼泪,相反,他似乎有些高兴、宽慰。一天,志鹏有些难为情地问他:“爸,我想回学校上学,你能

帮帮我吗?”那一刻,韩伟反倒觉着眼睛有些热,他没看儿子,缓缓地说:“我给你办的是休学,你随时都可以回到学校。”

爱是世界上最美好的感情,但爱并不是越多越好。没有边界感的爱,时间久了,会让施爱者失去自我,也会使受爱者厌倦、腻烦,亲子关系也概莫能外。

《熟年》中,原本发誓死也不求妈妈的倪斯楠,为了实现音乐梦想,困境中还是回到妈妈身边寻求帮助,并答应完成学业;舍下病母、抛妻弃子自私到极致的倪伟强,在西藏无人区浩瀚的星空下,终于明白原来自以为一片漆黑的生活,其实也有皓月当空、星辰闪烁,温暖和幸福一直都在身边,只是自己没有关注它们。于是,他跨越山川,朝着太阳升起的地方,回归至亲人身边。深刻反省后的张春梅,也终于明白操碎的心为何被扔到了地上。她剪去三千烦恼丝,重新规划自己未来的人生。